



瑜伽文库 [11]

YOGA LIBRARY

# 印度近代 瑜伽之光

辨喜的生平、思想  
与影响

闻中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闻中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近代瑜伽之光:辨喜的生平、思想与影响/闻中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6

(瑜伽文库)

ISBN 978-7-220-11361-1

I. ①印… II. ①闻… III. 伽—基本知识②辨喜

(Vivekananda, Svami 1863-1902)—哲学思想 IV.

①R793.51②B3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5404号

YINDU JINDAI YUJIA ZHIGUANG  
BIANXI DE SHENGPING SIXIANG YU YINGXIANG

## 印度近代瑜伽之光: 辨喜的生平、思想与影响

闻 中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何朝霞 王 莹  
肖 洁  
戴雨虹  
韩 华  
王 俊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hs@sina.com](mailto:scrmch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130mm × 185mm  
9.125  
150千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11361-1  
4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 “瑜伽文库”总序

古人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之为人，其要旨皆在契入此间天人之间之化机，助成参赞化育之奇功。在恒道中悟变道，在变道中参常则，“人”与“天”相资为用，相机而行。时时损益且鼎革之。此存“文化”演变之大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含摄深广，在悠悠之历史长河，不断摄入其他文明的诸多资源，并将其融会贯通，从而返本开新、发闳扬光，所有异质元素，俱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古有印度佛教文明的传入，并实现了中国化，成为华夏文明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一俟传入，也同样融筑为我们文明的固有部分，唯其过程尚在持续之中。尤其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迅速实现中国化，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入，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该文化的经典文本之传入。因为不同文化往往是基于不同的语言，故文本

传入就意味着文本的翻译。没有文本之翻译，文化的传入就难以为继，无法真正兑现为精神之力。佛教在中国的扎根，需要很多因缘，而前后持续近千年的佛经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没有佛经的翻译，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几乎不可想象。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之发展，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到人类共同体之中，中国越来越需要了解更多的其他文化，需要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心量与文化态度，这种态度必含有一种开放的历史态度、现实态度和面向未来的态度。

人们曾注意到，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2世纪，在地球不同区域都出现过人类智慧大爆发，这一时期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佩斯（Karl 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文明影响了之后人类社会2000余年，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人文主义、新技术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正进入“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但对于我们是否已经完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学者们持有不同的意见。英国著名思想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认为，我们正进入第二轴心时代，但我们还没有形成第二轴心时代的价值观，我们还需要依赖第一轴心时代之精神遗产。全球化给我们带来诸多便利，但也带来很多矛盾和张力，甚至冲

突。这些冲突一时难以化解，故此，我们还需要继续消化轴心时代的精神财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需要在新的处境下重新审视轴心文明丰富的精神遗产。此一行动，必是富有意义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在这一崭新的背景之下，我们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理解到：第一，中国古典时期的轴心文明，是地球上曾经出现的全球范围的轴心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二，历史上的轴心文明相对独立，缺乏彼此的互动与交融；第三，在全球化视域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彼此互动与融合必会加强和加深；第四，第二轴心时代文明不可能凭空出现，而必须具备历史之继承和发展性，并在诸文明的互动和交融中发生质的突破和提升。这种提升之结果，很可能就构成了第二轴心时代文明之重要资源与有机部分。

简言之，由于我们尚处在第二轴心文明的萌发期和创造期，一切都还显得幽暗和不确定。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来一次更大的觉醒，主动地为新文明的发展提供自己的劳作，贡献自己的理解。考虑到我们自身的特点，我们认为，极有必要继续引进和吸收印度正统的瑜伽文化和吠檀多典籍，并努力在引进的基础上，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甚至与尚在涌动之中的当下文化彼此互勘、参照和接轨，努力让印度的古老文化可以服务于中国当代的新文化建设，并最

终可以服务于人类第二轴心时代文明之发展，此正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基于这样朴素的认识，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做一些翻译、注释和研究工作。出版瑜伽文化和吠檀多典籍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组织出版这套《瑜伽文库》的初衷。

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能在实践中不断累积行动智慧，以慢慢推进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和各方朋友的支持，并期待与各界朋友有不同形式的合作与互动。

“瑜伽文库”编委会

2013年5月

# 目 录

前 言 .....	001
第一章 背 景 .....	011
引 言 .....	011
第一节 生 平 .....	013
第二节 影 响 .....	033
第二章 哲 学 .....	055
引 言 .....	055
第一节 宇 宙 .....	057
第二节 神 灵 .....	083
第三节 人 格 .....	110
第三章 瑜 伽 .....	139
引 言 .....	139
第一节 行动之道 .....	143



第二节 虔信之道.....	164
第三节 智慧之道.....	190
第四节 胜王之道.....	216
结 语.....	247
后 记.....	265
附 录 辨喜年谱.....	274



## 前 言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在其颇具神秘色彩的作品《东方之旅》的舒缓而迷离的小说节奏之间突然插入了一段神来之笔，说道：

我发觉参加了到东方的朝圣，表面上仿佛是一次明确而单纯的朝圣——但事实上，以它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这次东方的远征，不仅仅是属于我的和现在的；这个由信徒和门徒所构成的行列，一直都在不断地走向东方，走向光明之乡，许多世纪以来，这个行列都在走动，朝着光明的奇迹，而每一分子，每一个小组，甚至连我们全伙及其伟大的朝圣，都只不过是人类，以及朝向东方的、朝向家乡的人类精神的永恒奋斗中、川流不息的一波而已。

这段话似乎成了一个大大的隐喻，不但表征了西方自

毕达哥拉斯起就已经开始的朝向“东方”的精神征程，就算同为东方子民的中国人在历史的不同时段也是一波又一波地往“西方”朝觐。而他们的会聚之地就是那个神话思维和神话想象遍布全地的神秘国度——印度。这个曾为人类贡献出佛陀、帕坦伽利、商羯罗和《摩诃婆罗多》，还创造出诸如“空”“梵”“涅槃”“三摩地”等神奇意象的地域，曾被古代中国人于汉籍中造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如“身毒”“贤豆”“天竺”等来加以称谓，而其中某位朝圣者则云：“详夫天竺之为国也，其来尚矣。圣贤以之叠軫，仁义于焉成俗。然事绝于曩代，壤隔于中土，山经莫之纪，王会所不书，博望凿空，徒真怀于拱竹；昆明道闭，谬肆力于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郁玄妙于千载；梦彰佩日，秘神光于万里。”（《大唐西域记》又见“夫印度之为国也，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书称天书，语为天语”。）可见加入这样的一种追寻，是一种极富魅力的生命经验，正如黑塞所言，往“东方”的追寻，正是“人类精神”朝往故乡和家园的“永恒奋斗”。而我们今日把类似的精神追寻指向风起云涌的印度近现代走出来的先知般的人物——辨喜（Vivekananda），也应该抱有同样的情怀和遐想。

辨喜（1863—1902）原是一位笈笈无名的印度托钵僧人，信守奥义书里的隐修精神，只因风云际会而涌到了时

代的最前端，革新了印度教，激励了民族意志，他还参与了1893年于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人类首届“世界宗教议会”（Parliament of Religions），其丰赡的学识、深湛的思想，加之长年的瑜伽修行而筑就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一夜之间名满天下，被欧美人誉为“雷霆般的雄辩家”（Lightning Orator），而其传播印度精神的辉煌事功，又使得印度人把他当成自己的民族英雄，一位杰出的先知。

早在其伟大的古鲁〔Guru，意为“精神导师”，辨喜终生敬服其导师，并说“古鲁崇拜（Guru-Bhakti）是一切灵性发展的基石”。〕罗摩克里希那（Ramakrishna）在世之时，就曾预言辨喜将会是一位英雄，是指向世界的一把利剑，劈开精神界的愚昧，并把珍贵的灵魂拯救之道从东方带至西方。时至今日，他于1897年创建的“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依然是印度教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宗教社团。

辨喜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天资雄拔，早年又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而遇到其精神导师之后，又接上了印度自古以来的秘修传统。古老的印度文明万壑归流，而他成了应时而召的伟大盛器，几乎每一种传统都能够在他那里得到回应。甚至连摩尼教和犹太教等与印度本土文明颇为遥远的精神传统，也在他的滔滔雄辩中得以梳理。加之他曾长年漫游于印度四境，与无数的高人逸士有过深度的接触和学习，故真要

理清其全部的精神脉络实非易事，但其基本精神无疑是自古以来的印度文明的主流思潮，即吠檀多哲学和瑜伽思想。

他的作品里显示出他甚为关注东西方文明的走向，尤其是宗教文明的比较，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实的、善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但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信仰方式，甚至是偶像崇拜。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与其导师一样，从来都支持偶像崇拜对于灵性成长的重要意义，认为古老的迷信也埋藏着黄金般的真理，而宗教里所涉及的宇宙、神和人的关系，也是其全部作品的核心命题；但他同时也认为，任何宗教与任何知识一样，必须基于内在的经验。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也就是瑜伽实践，这种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其实也藏在普遍的精神修行中，它不仅仅是印度所独有，而这一点也是他所要给世人揭晓的精神界的奥秘。而作为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也对印度文明寄予厚望，认为它将一直承担着向世界传播宗教与灵性信息的使命，过去如些，将来亦然。

自古以来，东方思想的根本洞见，都无法被西方的哲学概念所涵盖，反而是远远逸出了其概念所及的范围，尤其是东方思想里面代表着的体证与经验的部分。所以，瑜伽实践部分是我们此书着力的重点。此书前面部分的“哲学”也都

是基于这些精神修行，在印度文明中，以精神实证为特征的“瑜伽”作为六派哲学之一而存在，与其他玄妙的纯理论并驾齐驱，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就哲学而言，绝非仅仅起于好奇那么简单，而是试图寻求本源，如印度哲学为了解脱与终极的涅槃而存在，它寻求的是体证，故此，哲学大异于任何其他学问，如方东美先生曾云：“别的学问可能客观，哲学则不然，尤其是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所讲的智慧是‘内证圣智’，外在的经验和事实只能助其发展。”

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地了解瑜伽的精义之后，我们还会发现，它们同时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精神。

当今世界是个不同文明相遇的世界。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一代文化怪杰斯宾格勒就已经考查过人类各大文明的未来命运，而写就了如同旋风般有力的《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的史观很快影响到另外一位史学大家——当时还是伦敦大学普通讲师的英国人阿·汤因比博士，他也是一位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史学家，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细细比较了21种文明的兴衰存亡，总结出一种“挑战和应激”的文明生长模式，但他对西方文明的出路是悲观的，他说：“我们已经力量去结束历史，甚至结束生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我们不能使自己跌到悬崖峭壁的边上。”于是，这也意味着文明的对话如今亦已成了

不可回避的境遇，它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人类共同体的生存与毁灭的问题。

而在我们看来，辨喜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思想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宗教对话资源之一。他也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式人物，作为1893年首届世界宗教大会上最辉煌的人物，他的思想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启迪。

印度文明的神秘和幽邃是迷人的，辨喜更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他对英语世界所造成的震动至今余响未绝，影响了当时与后来无数人的命运。并开启了印度大师向西方主动传道的精神历程，譬如后来的室利·阿罗频多、室利·尤迦南达、斯瓦米·希瓦南达、斯瓦米·穆克达南达、斯瓦米·帕布帕德等，他们先后受到辨喜不同程度的启发。

但其实就传播“吠檀多哲学”而言，辨喜也照样受到前人的影响，梵社第一代精神领袖罗姆摩罕·罗易（1744—1833）就是辨喜极为敬重的前辈，也是自印度本土把吠檀多哲学传播到英语世界的第一人。故此，他把罗易视为“行动瑜伽”的代表人物。最早译成外国文字的“奥义书”是在17世纪莫卧儿王朝时期，当时被译成波斯文字，19世纪初，法国学者迪佩龙（A. Duperron）依据这个版本转译成拉丁文，这个版本也藉着影响了叔本华进而影响到欧洲哲学的走向，罗易则是以英译奥义书而输出印度思想。而罗易所

翻译的奥义书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方文化，譬如美国19世纪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号称“美国文艺复兴”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运动，一定程度上复兴的是远在印度的“吠檀多”精神，无论是其精神领袖爱默生（Emerson），还是这个运动里边的重要骁将梭罗（Thoreau），都是印度精神养育的乳儿。他们暗中以罗易翻译的“奥义书”为思想武器，这已经被一些学者注意到，并专门编有一本《爱默生与梭罗的两种“梵”资料》（*Two Brahman Sources of Emerson and Thoreau*），该书包括了罗易翻译的“奥义书”，其中有《秃顶奥义书》《由谁奥义书》《卡塔奥义书》和《伊萨奥义书》等四种，以及一些吠陀颂歌，此书原于加尔各答出版，后又在1832年于伦敦推出；还有一卷是沃德（William Ward）译的《印度的历史、文学与神话》，原书于1922年，也是在伦敦出版问世。无怪乎此后一直追随爱默生足迹的美国大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会写出《向着印度行进》的诗歌，其词曰：

啊，灵魂，向着印度行进！

解开亚洲的神话，那些原始的寓言之谜，

不只是你们才是世界的值得夸耀的真理，

不只是你们，你们这些现代科学提供的事实，



而是古代的神话和寓言，亚洲、非洲的寓言，  
那些精神的射程遥远的光芒，那些放松了约束的梦想，  
那些潜入力深远的圣典和传统，  
诗人们设想的大胆情节，昔日的宗教；  
啊，你们这些比正在升起的太阳所浇灌的百合更加美丽的寺院！  
啊，你们这些寓言，摈弃了已知，逃脱了已知的掌握，  
直上高天……

但不管怎么样，罗易所造成的影响远远不及辨喜的那种广远强劲的时代冲击波，而且，他也没有像辨喜那样违背国家禁令，亲自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言传身教，把印度最伟大的思想加以弘扬。在印度历史上，这也许只有佛陀在东方的作为，可以与辨喜在西方的事功相提并论。

有些时候，我只觉得生命中的所有重要秘密都隐藏在《旧约·创世记》第3章中关于亚当和智慧果的记载：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